

文章编号:1005-0523(2003)06-0135-04

悲怆变奏曲

——罗伯特·弗罗斯特诗一首赏析

朱明海

(华东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,江西 南昌 330013)

摘要:以罗伯特·弗罗斯特的一首诗为基点,参照多个中文译本,从翻译美学的角度,对原诗进行鉴赏,这有助于我国翻译批评新视角的确立。

关键词:翻译美学;三美论;优势论;竞赛论

中图分类号:I106

文献标识码:A

0 前言

罗伯特·弗罗斯特(1874—1963)是美国现代著名诗人,多次获普利策奖,1961年应邀在肯尼迪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朗诵自己的诗作。提起他的诗作,人们总是想起那些名篇;已发表的有关学术论文所涉及的大抵也就是那几篇,如《雪夜林边停留》(张兰珍,1994^[1];夏洪进,1997^[2];刘保安,2000^[3])、《未选择的路》(刁克利,1997^[4];雷声华,1998^[5];何颖,1999^[6])、《补墙》(董洪川,1997^[7];傅利平,2001^[8];程爱民,2001^[9])等等。

然而弗罗斯特的诗作几乎篇篇锦绣、字字珠玑。有一首并不是大家注意的焦点,这就是“Nothing Gold Can Stay”(意思是:美好的东西不久留)。专门研究此诗的论文似乎没有,涉及该诗的论文也寥寥无几(徐新辉,1998^[10];张叉,1999^[11]等)。那些相关论文都评价到,该诗非常优美。然而,从本诗现有的包括相关论文所提供的中文译本看,却体味不到它的美。纯粹从原文的角度对该诗进行鉴赏,于我国广大读者无益。将原文与译文进行比较赏析,则需要

新的译文。为此,笔者将此诗重新译出,并拟从翻译美学的角度进行阐述。

正如弗罗斯特的其它诗作一样,这首短小的格律诗也是语言朴实但诗意隽永。至于中文译文,有多个不同版本。这里只选择三个版本包括笔者的译文(以下简称朱译)、其它两个分别为方平(1983:171)^[12]的译文(以下简称方译),以及杨通荣和丁廷森(1986:8)^[13]的译文(以下简称杨译)。另有两个版本,附于文后,供大家参阅。为方便鉴赏,现将原诗及三个汉译本抄录于下:

NOTHING GOLD CAN STAY

Robert Frost

Na|ture's first green|is gold,
Her hard|est hue|to hold.
Her ear|ly leaf's|a flow(er);
But on|ly so|an hour.
Then leaf|subsides|to leaf.
So Ed|en sank|to grief,
So dawn|goes down|to day.
No|thing gold|can stay.

收稿日期:2003-03-24

作者简介:朱明海(1965-),男,江西抚州人,华东交通大学副教授。

美景转头空

朱明海译

新绿|胜|锦绣,
无奈|最难|留。
嫩叶|如花|香,
有|几许|春光?
秋风|扫|落叶,
仙境|亦|萧瑟。
天明|催醒|梦,
美景|转头|空。

黄金的时光不能留

方平译

大自然的|新绿|是黄金,
算这|天然|姿色|最薄命;
大自然的|嫩叶|是朵花,
这好景|可只是|一刹那;
于是|叶子|无非|叶子|一张,
伊甸园|也就|陷入了|悲伤。
美好的|清晨|转眼|成白昼,
黄金的|时光|不能留。

良晨美景不可留

杨通荣、丁廷森译

大地|新绿|风光好,
满目|春色|不常秀。
叶芽|青青|花样美,
转眼|凋落|难长久。
乐园|尽处|有苦海,
黎明|过后|是白昼。
人间|瑰丽|难长驻,
良晨|美景|不可留。

原诗中的符号“|”和“(”为笔者所加,“|”是划分音步用的,“(”标明后边的音节是超音节,即多余音节。

1 诗的三美

一首诗能够为人们所喜爱,往往是因为它具备了诗歌美的三要素,即意美、音美、形美。如果在欣赏原诗尤其是外文诗的同时,能有与原诗相媲美的译诗存在,那么不仅可更好地欣赏原诗,而且两者的美可相得益彰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,翻译美学能为我们提供全新的鉴赏视角。我国研究翻译美学

的,主要有奚永吉(2000)^[14]、刘宓庆(1996)^[15]和许渊冲(1992;1999;2000;2001)^[16,17,18,19],其中以我国翻译界前辈许渊冲教授的翻译思想影响最大。许渊冲教授的翻译美学观,主要由三论组成,即“三美论”、“优势论”和“竞赛论”。依据“三美论”,文学翻译,尤其是诗歌翻译,就是要将原诗的三美即意美、音美和形美在译诗中加以体现。“优势论”是指尽量利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,以便使读者知之、好之、乐之。“竞赛论”的观点是,文学翻译就是要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內容。以许渊冲教授的翻译美学观为参照系,将原诗与译诗相对照进行鉴赏,便能痛快淋漓地饱享诗歌之美。

1.1 意美

本文选取的弗罗斯特的这首诗,言简意深,充满哲理。

原诗第一行,采用了暗喻手法,方译将其保留,其他两译则未用比喻。三译都将 first green 译为“新绿”,但杨译未能突出“新绿”的珍贵、美好。“黄金”这一喻体形象对中国读者来说过于俗气,缺少诗味;而且既然是黄金,为何却薄命?这就造成了因喻体选择不当而前后两行逻辑矛盾(原诗中的 gold 已转义,故无语病)。有鉴于此,朱译更换了意象:在中国,山河之美,常喻为“锦绣”;而锦绣虽美,新绿尤甚。因此,朱译后半部分虽无“意似”,却有“意美”。第二行,诗人感叹春色难留,杨译将 hardest 译为“不常”,就大大削弱了这种语气。朱译利用承前省略,译文更加凝练。方译第二行,孤立看,非常不错,只可惜前后两行语义未能连贯。

第三、四行,方译仍然是紧追原文,直白如话,仅得“意似”。杨译第三行体现了“意美”,只可惜第四行与原诗语义不符。既然此时叶尚为芽,何来“凋落”?况且,“转眼”与“难长久”构成语义重复,而这种重复并无任何修辞作用,有凑足诗行字数之嫌。另外,杨译将原诗第五行提前译出,硬是将春秋挤到一起,结果既有悖自然之理,又破坏了原诗的语义推进。朱译三、四行则仿佛呈现出这样一个画面:正当人们欲饱餐嫩叶的秀美时,诗人从旁感叹到:“有几许春光?”不妨说朱译的表现手法比原文的正面叙述更加鲜明有力。

第五、六行,杨译既然已将原诗第五行提前译出,只好再将第七行挪作第六行。至此,原诗的语义连贯已遭彻底破坏。其实,原诗五、六行的大意是:秋来叶落,就算是那森林繁茂、美如仙境的乐园也逃不过自然规律的约束,同样是叶落纷纷,一片萧

瑟·杨译“乐园尽处有苦海”，是说乐园的尽头连着苦海，与原义不符，未能“意似”。方译同样与原义相距甚远，逻辑不通。既然叶子是叶子，为何伊甸园就“陷入了悲伤”？看来，方译和杨译都未能准确理解原诗五、六行之间的逻辑联系。朱译则准确体现了两行之间的逻辑连贯。

第七、八行，对于方译第七行，读者要问：难道白昼就不美好吗？而杨译已将第七行提前译为“黎明过后是白昼”，读者也要问：黎明过后不是白昼难道黑夜？作者最后两行的真正寓意是：日落日出，在这昼夜变换的瞬间，一切珍贵美好的东西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杨译既然已将第七行提前译为第六行，只好试图以对仗形式将最后一行扩展成两行，只是“人间瑰丽”与“良晨美景”并不构成对仗，而且对仗也不是下联简单地重复上联的语义，而是相互补充，相互加强。朱译将眼前的美景比喻为一场梦，并以一个“空”字将全诗的哲理凸现出来。这充分贯彻了许氏译论中的优势论和竞赛论，即发挥译语优势，与原文展开竞赛，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文的内容。从表现力来看，可以说朱译比原诗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通过以上分析，不难看出哪一个版本最大程度地传达了原诗的“意美”。

1.2 音美

“音美”则指译诗的节奏及韵式与原诗的对应程度。杨德豫(1990:3-4)^[20]对英诗中译的格律处理问题作了探讨。原诗除首行(第一音步由单音节替代，第二音步由抑扬格替代)、第三行(第三音步有一个超音步音节即多余音节)和末行(第一音步为单音节)外，其余各行皆为抑扬格三音步，汉译以顿(或称音组)代步，要算杨译和朱译的节奏与原诗最接近了，两种译文都是每行三顿。方译则与原诗相差较远，有三顿诗行，四顿诗行和五顿诗行，毫无规律。那么，杨译与朱译，那一种更能传达原诗的节奏效果呢？先看原诗。每行采用抑扬格三音步或是其变格，除第三行(七个音节)和末行(五个音节)外，其余各行都是六个音节。音步数以及音节数少，给人以短促的感觉——正当人们欲沉浸于这美妙的诗歌之中时，诗却已念诵完毕；其效果与全诗要表达的主旨一致：世上一切的美都是如此短暂，诗歌之美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虽然杨译和朱译每行都是三顿，杨译每行却有七个音节而朱译每行只有五个音节。因此，朱译念诵起来短促，更能传达本诗的主旨。

再说韵式。原诗的押韵格式为 aabbccdd。方译为自由体诗，押韵格式与原诗一致。杨译则按中国旧体诗七律的格式押韵，即双数行押同一个韵。朱译与原诗的押韵格式相同。

同样，读者也能判断哪一个译本更能体现原诗的“音美”。

1.3 形美

“形美”主要指译诗的行数与原诗的行数是否一致，分节是否相当。若以每行字符数来论，原诗除最后两行(第七行为六个字符，第八行为四个)外，每行都是五个字符(缩略形式与主体词算成一个字符，如第三行的 leaf's)。三个译本当中，要算朱译最接近，每行也是五个字符。哪一个译本体现了原诗的“形美”也是一目了然。

2 结语:悲怆变奏曲

通过本文第二部分对原诗的赏析，可以发现，原诗的主题——美好的东西不久留，通过语义反复这种修辞手法，不断得到加强。原诗大致按春、夏、秋的顺序，分别选择了“first green(新绿)”、“early leaf(嫩叶)”和“Eden[(秋天的)伊甸园]”三个意象，从季节变换导致事非物换这一自然规律的角度，对原诗的主题加以推进强化，最后以点睛的诗句“Nothing gold can stay(美好的东西不久留)”，归结全诗，昭示主题，宛如一首悲怆的变奏曲。只不过，音乐里的变奏曲，是先奏出主题，然后继以一系列的主题变奏，其结构通常是：主题——变奏1——变奏2——变奏3等等，变奏次数不定，通过变奏使主题得到发展。

罗伯特·弗罗斯特的这首诗，不仅给了我们审美享受，而且让我们对人生有了更深的体悟。笔者以为，更多从翻译美学的角度对英语诗歌进行赏析，对我国翻译批评确立新的视角无疑是有裨益的。

附：其它两个汉译版本分别为赵毅衡(1989:171)^[21]的译文以及夏菁(1976:171-172)^[22]的译文：

凡是金的怎能光华长留

赵毅衡译

大自然最初的绿芽是金子，
但这种颜色最难保持。

她的叶子起先花一般秀丽，
但只能维持一个小时。

叶子退化成繁叶满枝，

而乐园跌入愁苦人世,
黎明堕毁变成白昼,
凡是金的怎能光华长留.

黄金时代不久留

夏菁译

大自然的新绿呈金黄色,
这是最不能持久者.
她初生的树叶像花儿一朵
何奈其瞬息即过.
然后是落英的缤纷.
伊甸园沦为愁城,
黎明降成了白昼.
黄金时代不久留.

参考文献:

- [1] 张兰珍. 语言、韵律、结构——评弗罗斯特的诗歌《雪夜林中小憩》[J]. 江苏教育学院学报, 1994, (2): 65~66 及 62.
- [2] 夏洪进. 淡雅、深远、优美——弗罗斯特诗《雪夜林边驻马》赏析[J].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, 1997, (1): 26~30.
- [3] 刘保安. 永恒、和美的声音——弗罗斯特诗《雪夜林边驻足》赏析[J]. 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, 2000, (3): 42~44 及 15.
- [4] 刁克利. 弗罗斯特的选择与事业——从《未选之路》谈起[J].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, 1997, (4): 81~85.
- [5] 雷声华. 从“The Road Not Taken”看罗伯特·弗罗斯特的诗歌特色[J]. 哈尔滨师专学报, 1998, (3): 26~27.
- [6] 何颖. 朴实中现深义、清新中显沉郁——论弗罗斯特《没有走的路》一诗[J].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, 1999, (2): 78~

- 80.
- [7] 董洪川. 补墙: 一个极大困境的缩影——评罗伯特·弗罗斯特名诗《补墙》[J]. 外语教学, 1997, (3): 70~76.
- [8] 傅利平. “墙”的哲理与政治——《补墙》和《我长大的时候》[J]. 中南工业大学学报, 2001, (2): 167~170.
- [9] 程爱民. 论弗罗斯特的名诗《补墙》的结构与修辞手法[J].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, 2001, (4): 80~83.
- [10] 徐新辉. 提喻在罗伯特·弗罗斯特诗歌中的认识论价值[J]. 嘉应大学学报, 1998, (5): 78~83.
- [11] 张又. 罗伯特·弗罗斯特诗歌中的时代内涵[J].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, 1999, (1): 52~57.
- [12] 方平, 吴岩, 等. 黄金的时光不能留[C]. 在大海边. 上海: 上海译文出版社, 1983, 273.
- [13] 杨通荣, 丁廷森. 良辰美景不可留[C]. 当代美国诗选. 贵州: 贵州人民出版社, 1986, 8.
- [14] 奚永吉. 文学翻译比较美学[M]. 武汉: 湖北教育出版社, 2000.
- [15] 刘宓庆. 翻译美学导论[M]. 台北: 台北书林出版社, 1996.
- [16] 许渊冲. 中诗英韵探胜: 从诗经到西厢记(英文版)[M].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1992, 20~26.
- [17] 译学要敢为天下先[J]. 中国翻译, 1999, (2): 4~9.
- [18] 新世纪的新译论[J]. 中国翻译, 2000, (3): 2~6.
- [19] 许渊冲. 再谈《竞赛论》和《优势论》——兼评《忠实是译者的天职》[J]. 中国翻译, 2001, (1): 51~52.
- [20] 杨德豫. 用什么形式翻译英语格律诗[J]. 中国翻译, 1990, (3): 2~6.
- [21] 赵毅衡. 凡是金的怎能光华长留[C]. 苏亚东. 外国哲理诗. 北京: 外国文学出版社, 1989, 171.
- [22] 夏菁, 林以亮. 黄金的时代不久留[C]. 美国诗选. 香港: 今日世界出版社, 1976, 171~172.

A Sad Variation——Appreciation of a Poem by Robert Frost

ZHU Ming-hai

(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,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, Nanchang 330013, China)

Abstract: In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,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one of Robert Frost's poems in reference to several of its Chinese versions, which will facilit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perspective in China's translation criticism.

Key words: translation aesthetics; principle of three beauties; principle of superiority; principle of competition